

中古漢語“是”字後置式 判斷句的來源

解植永

中古漢語中有一類係詞“是”字置於判斷謂語之後的判斷句，即“A, B是”，異於漢語中的“A是B”式正常語序。這種“是”字後置式判斷句多見於漢譯佛經中，如：

(1) 佛告諸比丘：“爾時高行梵志，則吾身是也。五百弟子，今若曹是也。時諫師者，舍利弗是也。”（後漢曇果共康孟詳譯《中本起經》卷下，4/163c）

(2) 佛告諸比丘：“時鹿王者，是吾身也。國王者，舍利弗是。”（三國吳康僧會譯《六度集經》卷三，3/13a）

(3) 佛告諸比丘：“爾時年尊梵志，今調達是。年少梵志，我身是也。其女者，瞿夷是。”（西晉竺法護譯《生經》卷一，3/75b）

(4) 佛告阿難：“爾時長者子比丘者，今金地王摩訶劫賓寧是。其諸人民受道化者，今萬八千諸王是也。”（元魏慧覺等譯《賢愚經》卷七，4/399a）

(5) 阿難當知：爾時雲童子者，我身是也。祭祀德者，現今檀陀波尼是也。時彼上座婆羅門者，即今提婆達多是也。（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卷三，3/666b）

也出現在中土文獻中，如：

(6) 轉號鍾山爲蔣山，今建康東北蔣山是也。（《搜神

記》卷五)

(7) 千小兒者，即賢劫千佛是也。(《佛國記》)

(8) 三河者，天河、地河、中河是也。(《拾遺記·虞舜》)

(9) 余再拜頓首，求乞一言，神人乃住，告余曰：“汝聞昔有韓眾否乎？”答曰：“嘗聞有之。”神人曰：“即我是也。”(《神仙傳》卷八)

(10) 軒轅接萬神於明庭，今寒門谷口是也。(《宋書·符瑞志》)

(11) 廓跪辭而歸，使人送廓至家而去。廓，今太子洗馬是也。(《古小說鈎沉·冥祥記》)

(12) “大道筋”，從腋下抵股者是。(《齊民要術》卷六)

(13) 既而神識還為安息王太子，即今時世高身是也。(《高僧傳》卷一)

(14) 五斗真一，即今《蘇傳》中分至日所存用者是也。(《真誥》卷十)

(15) 冥者，周生是也。(《周氏冥通記》卷二)

這種“是”字後置式判斷句主語後可以加語氣詞“者”提頓，“是”後可以加語氣詞“也”加強語氣。從而形成“A，B是”“A，B是也”“A者，B是”“A者，B是也”等幾種變式。而句中如果出現加強判斷的副詞，一般放在判斷謂語前面，而不是緊貼係詞“是”，如以上例句中出現的“則吾身是也”“即今提婆達多是也”“即賢劫千佛是也”等。有時同樣句法環境下，既用常式“是”字句，又用“是”字後置句，如例(2)，前句用常式句表達“鹿王是吾身”，後句也應該理解成“國王是舍利佛”，“是”字雖置句末，但應該看作是係詞。其餘“是”字後置式皆當如此理解。

“A，B是”式判斷句的作用似乎主要在於強調凸顯判斷謂

語 B。從信息傳達的角度來說，新信息一般位於句末，句末成分是本句的自然重音，但是有時為了強調新信息，可以把新信息提前作為語義焦點首先傳達給聽話人。“是”字後置判斷句多見於漢譯佛經，而在佛經中這類句子又多出現於這樣的語境中，即佛講述一個因緣故事，最後揭示故事的寓意，指出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今天的某個人。運用變式句似乎主要是揭示人物的身份或事實的真相。所以張華文（2000：22）認為，這種一般出自佛口的判斷句是佛運用這種特殊的句式來追求一種獨特、莊重而典雅的文語風格，並借此渲染佛與眾生有異的宗教氣氛^①。

“是”字後置式判斷句是怎麼來的呢？當前學術界主要關注佛經中這類句式的使用，多認為它是在佛經翻譯過程中受梵文原典的影響而產生的^②，由漢譯佛經擴散到了其他佛教文獻和世俗文獻^③。不過本文從佛經用例和其他文獻用例兩方面着眼，通過對上古、中古漢語語料的深入調察，發現中古“是”字後置式判斷句源自漢語，其產生的基礎是上古漢語的“A，B是也”式判斷句。

之所以說“是”字後置式判斷句源自漢語自身，主要有兩方面的事實依據。其一，這一句式出現於中土文獻的時代，早於其出現於漢譯佛經的時代。漢譯佛經中最早用例，見於譯成於公元 207 年的《中本起經》，而中土文獻用例更早，目前發現的最早用例見於西漢劉向的《列女傳》：

（16）逐女曰：“柱，相國是也。……夫屋堅與不堅，在乎柱。國家安與不安，在乎相。今大王既有明知，而國相不可不審也。”（《列女傳》卷六）

上例中判斷句語義上表示比喻，主語和謂語都是兩個名詞，係詞“是”居於判斷謂語後，這無疑是典型的“是”字後置式判斷句。

其後東漢時代《風俗通義》中有較為確定的兩處用例：

(17) 呼亭長問：“新令爲誰？從何官來？何時到也？”曰：“縣已遣吏迎，垂有起居。”曰：“正我是也。”（《風俗通義·過譽》）

(18) 城陽，今莒縣是也。（《風俗通義·怪神》）

例（17）判斷句在對話中承前省略了主語“新令”，謂語部分的修飾副詞“正”，處於判斷謂語前面，而不是緊貼係詞“是”，這正是中古“是”字後置判斷句具有的特徵之一，所以該句中“我”分析爲前置的判斷謂語，句子爲“是”字後置式判斷句。例（18）判斷句前項和后項是兩個簡單名詞，而且其語義所指處於不同的時間層面，需要包含時間要素的係詞“是”字來連接，“是”字這裏無疑是係詞，句子爲“是”字後置式判斷句。

如果說《列女傳》中的用例在當時是單文孤證，其文句存有后世改動的可能，那么《風俗通義》中的用例卻是肯定的，下文的分析也會證明東漢產生“是”字後置式判斷句是完全可能的。而應劭《風俗通義》成書於二世紀晚期，也早於《中本起經》的譯成時代。

其二，漢譯佛經中的“是”字後置式判斷句主要是介紹人物的身份，少有例外。而中土文獻用例卻不受此局限，不僅可以介紹人物，還可以介紹地名、稱謂、身體部位等（參見上文例），較早的《風俗通義》的用例就不單一，兩個用例一例介紹人物，一例介紹地名。如果說中土文獻“是”字後置式判斷句源自漢譯佛經，漢譯佛經這種句式在幾百年的時間裏使用範圍狹窄，基本沒有變化，而中土文獻使用範圍卻一直較寬，那麼說它由佛經擴散到世俗文獻顯然不合理。

所以我們推斷中古“是”字後置式判斷句源於漢語自身，下面對其來源作具體的闡釋論證。

上古漢語中有一類“A，B是也”式判斷句，形式上與中古漢語“是”字後置式判斷句相似，不過其中的“是”是代詞，而

不是係詞，與係詞句有本質區別。上古漢語中“A，B是也”式判斷句，一般是前項A提出一個話題，後面B舉例論證，前項A多是一個謂詞性陳述，B是名詞性短語，構成的是“S（VP），NP+是也”式結構，如：

(19) 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荀子·王霸》）

(20) 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至罷不容妻子，桀紂是也。（《荀子·正論》）

(21) 夫治國者以名號爲罪，徐偃王是也。（《韓非子·喻老》）

(22) 賢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言交爭，而不辭其患，豫讓、公孫弘是矣。（《呂氏春秋·不侵》）

(23) 趨利固不可必也，公孫鞅、鄭平、續經、公孫竭是已。（《呂氏春秋·無義》）

(24) 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戰國策·魏四》）

(25) 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

(26) 小人智淺而謀大，羸弱而任重，故中道而廢，蘇秦、商鞅是也。（《鹽鐵論·遵道》）

(27) 在母身時，遭受此性，丹朱、商均之類是也。（《論衡·命義》）

這種句式在上古時期，特別是戰國中晚期以後，尤爲常見，直到東漢時期，文獻中仍有較多用例，如例（27）。有時句末的“也”字可爲“矣”“已”等語氣詞代替，如例（22）、例（23）。這類句式主要作用是舉證，比如例（19），先提出一個話題，“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然後舉例，指出“五伯”就是這樣，“是”字在句中是代詞複指前面的話題。餘例皆當如此分析。以

上“A, B是也”句式中B是名詞或名詞短語，這是用具體對象舉證前面的陳述，說明B代表的人或事物就是前面所述的樣子。偶爾見到B處是個謂詞性成分，用名物化了的動作行為舉證前面A處的陳述，形成“S (VP), VP+是也”式，如：

(28) 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韓非子·難言》）

以上“A, B是也”式中，A都是陳述性的成分，謂語部分用“是”字複指它，“是”是個確定無疑的代詞。其中，NP (B)表示的人物具有VP (A)的行為。

值得注意的是，有時充當A的不是陳述性成分VP後加了一個“者”而名詞化，成為指稱性成分，也就是有定的體詞性短語，這樣，A就由表示行為轉指具有這種行為的人，A與B具有對等關係形成一對一的關係。A由“者”字短語充當的尤為多見，如：

(29) 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孟子·梁惠王下》）

(30) 毀廉求財，犯刑趨利，忘身之死者，盜跖是也。（《韓非子·忠孝》）

(31) 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戰國策·秦四》）

(32) 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史記·樂書》）

(33) 戰勝而不休，身死國亡者，吳王是也。（《鹽鐵論·論功》）

這樣的句子法環境中，由於VP的存在，話題主語比較明確，“是”字雖仍然是代詞，但它複指的必要性不是很大，逐漸偏向起是認、肯定的作用，這樣它就有了向係詞虛化的趨勢。有

時，A 直接由一個名詞或名詞短語充當，A 與 B 形成等同或類屬的關係，“是”字複指的必要性更小，肯定、聯繫的作用更為突出了，如：

(34) 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孟子·盡心下》）

(35) 夫魯無功曹之官，功曹之官，相國是也。（《論衡·遭虎》）

(36) 賢之純者，黃、老是也。（《論衡·自然》）

例(34)先是一個“A，B也”式判斷，後面“是”字無論指代“聖人”還是指代“百世之師”，都是具體的名詞或名詞短語，“是”字具有一定的認、聯繫作用。不過既然前面是一個判斷，後面顯然是舉“伯夷”“柳下惠”加以證明，“是”字仍然主要起複指作用。從係詞“是”字產生發展的歷史性上看，《孟子》這例“是”字也應該還是看作代詞的。例(35)充當A的是“功曹之官”，是個確定的名詞短語，“是”字主要起肯定、聯繫作用，複指作用不明顯，“是”字有被重新分析為係詞的可能。例(36)充當A的是個形容詞短語，中心語是“賢”，“純者”是後置定語，這裏“賢”字雖然是個形容詞，但是它同後面“黃”“老”一樣已經名物化了，“賢”實際所指的是“賢人”，所以這裏相當於一個名詞短語。這樣A與B也存有明確的對應關係，“是”字很容易被重新分析為係詞。比較一下西晉《抱朴子內篇·辨問》中的一處用例：“得道之聖人，則黃、老是也。”這一例“是”字看作係詞應該沒有多大問題，而這例與例(36)的不同之處，僅在於充當A的一個是名詞短語，一個是形容詞短語，不過其語義所指都是明確的指稱性成分。《論衡》時代係詞“是”已經較多地使用了，那麼例(36)後置“是”發展出係詞性應該是可能的。總之，《論衡》中的這兩例可以看作是“是”字後置式判斷句的萌芽了。

有時，“A, B 是也”句式中 A 代表的話題雖然是一個陳述，但謂語部分“是”字指代的不是整個陳述話題，而是話題中一個明確的對象，或者說是一個有定的指稱。自西漢起文獻中有了較多用例，如：

(37) 得幸武帝，生子一人，昭帝是也。（《史記·外戚世家》）

(38) 鬼史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塚是也。（《史記·封禪書》）

(39) 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說苑》卷七）

(40) 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漢書·路溫舒傳》）

(41)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漢書·韋賢傳》）

(42) 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漢書·地理志》）

(43) 單父呂公善相，見高祖狀貌，奇之，因以其女妻高祖，呂后是也。（《論衡·骨相》）

(44) 無恤最賢，又有貴相，簡子後廢太子而立無恤，卒為諸侯，襄子是矣。（《論衡·骨相》）

(45) 許在潁川，今許縣是也。（《潛夫論》卷九）

上面例子中，判斷對象可以是人物、地名以及其他一些事物。指稱的對象或是前句的主語，如例（40）（41）；或是前句的賓語，如例（37）（38）（39）（42）（44）（45）；甚至是前句充當狀語的介賓結構的賓語，如例（43）。所有這些例句，“是”字所指都不是前面的整個陳述，而是其中的一個有定對象，這樣“是”字複指的作用也不明顯，肯定、是認的作用較為突出，而“肯定”“是認”正是係詞“是”具有的功能，所以這種句法環境中的“是”也有明顯的向係詞虛化的趨勢。特別是有些例句判斷

項和被判斷項代表的是不同時間層面的稱謂，正需要係詞“是”字連接斷定，代詞“是”不具有此功能。可以說以上例句也是過渡狀態的係詞“是”字後置式判斷句了。

總之，上古漢語“A, B是也”式判斷句，其主要用法是提出一個話題，然後舉例證明。但是如果該句式中的A是一個有定的體詞性成分，那麼謂語部分“是”字複指的必要性不大了，而多了肯定、是認的作用，“是”字發生虛化，虛化到一定程度其詞性就會發生質的變化，變為係詞。而隨着“是”字詞性轉變，句子發生重新分析，原來句子結構中B是主語，重新分析為前置的謂語。東漢時代已經具足了發生重新分析的條件。

另外，漢代有些“A, B是也”判斷句，雖然表面上構成的是“S, NP是也”式結構，但是如果把“是”看作複指代詞，其所指既不是主語部分的整個陳述，也不是出現在主語中的某個明確對象，“是”字的複指作用淡化，肯定、是認作用突出，如：

(46) 昔者，秦繆公都雍郊，地方三百里，知時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併國十二，隴西北地是也。（《新序·善謀下》）

(47) 及畢萬佐晉獻公，十六年使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魏封萬，今之河北縣是也。（《潛夫論》卷九）

(48) 天地之氣，在形體之中，神明是矣。（《論衡·卜筮》）

例（46）“隴西北地”指的是秦繆公所闢疆土，“是”字如果作代詞，複指對象在上文中不明確。例（47）“今之河北縣”指的是畢萬受封之地，上文中沒有出現明確的判斷對象，祇能根據文意補出。例（48）如果把“是”看作複指代詞，更是難以找到複指對象，該句表達的是“天地之氣處於形體之中，從而形成了神明”。以上各例“是”字所起作用主要是肯定、是認、說明一種變化，“是”的係詞化傾向明顯。

此外，我們還注意到，自上古有些“是也”居末的敘述句，“是”主要起加強語氣的作用，“是”有與“也”結合向助詞方向發展的趨勢，如：

(49) 我以為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者，必從兼君是也。（《墨子·兼愛下》）

(50) 吊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後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禮記·雜記下》）

(51) 鮑白令之對曰：“天下官，則讓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為家。”（《說苑》卷十四）

以上各例“是”字顯然沒有指代作用，它的作用在於與“也”結合表達一種肯定的語氣。這些句子雖非判斷句，但“是也”在此類句子中所處位置與在判斷句中所處位置相同，這種在句末起加強語氣作用的“是”，可能也會對判斷句末指示代詞“是”的虛化產生一定的“沾染”影響。

綜上所述，上古漢語“A, B 是也”判斷句式中，隨着充當A的成分的變化發展，“是”字作為複指代詞具備了向係詞虛化的句法條件，到了漢代發生詞性轉化和重新分析的跡象較為明顯了。另外，有些句子“是也”位於句末起加強語氣的作用對句末代詞“是”的虛化可能產生一定的影響。而隨着句中係詞“是”的產生、使用，句中的“是”逐漸完成了由代詞向係詞語法化的歷程，到了東漢，係詞“是”字已經走向成熟了。在句中係詞“是”字廣為使用的前提下，那麼完全有可能對句末的“是”字產生類推影響，加速其向係詞的虛化。這樣到了東漢時代，判斷句句末的“是”內部既有虛化的句法條件，外部又有沾染影響和類推推力，那麼它就完全有可能語法化為係詞，產生“是”字後置式判斷句了。上面《論衡》中的很多例句是可以作兩可分析

的，而《風俗通義》中出現地道的“是”字後置式判斷句更是在情理之中了。

本文認為中古漢語“是”字後置式判斷句源自漢語，但並不否認佛經中此類句式的使用受到了語言接觸帶來的影響。我們注意到這樣的事實：中土文獻中“是”字後置式判斷句雖然表意豐富，但是出現頻率並不高^⑥。漢譯佛經中此類判斷句數量多、出現集中，而且使用很有特點，即一般出自佛口，主要揭示人物的身份。這種情況說明佛經中此類判斷句的使用與佛經源語有一定關係。據江藍生（2003：56），梵文原典判斷句可以不用係詞，如果出現係詞是爲了強調，要放到句末。漢譯佛經“是”字後置式判斷句的使用可能受到了梵文原典強調式判斷句的影響。近年來梵文對勘的研究成果提供了這方面的證據。下面轉引朱冠明（2005：19）的一條例句：

(52) 時國王，則吾身也；梵志者，調達是。（竺法護《正法華經》，9/105b） | 爾時王者，則我身是；時仙人者，今提婆達多是。（鳩摩羅什《妙法蓮華經》，9/34c）

aham 我 sa tena kālena tena samayena rāja 國王 -
abhūvam 是/

ayam eva sa devadatto 提婆達多 bhiksus tena kālena tena
samayena rsir 仙人 abhūt 是/（蔣忠新 1988：219—6）

以上例句比較的是《法華經》的兩個漢譯本和梵文原本，相對於漢譯本的“A, B是”，梵文是把相當於英語動詞 be 的 bhū 放在兩個名詞之後的。

龍國富（2005）從梵漢對勘的角度論證得更爲詳細，轉引一個例子：

(53) tvam evājīta nša tena kālensa tena nšamayensa
汝 迦逸多 此 此時 此時

taśaṅskāmo nsāma bodhinśatvo abhūt//（蔣忠新 1988：

19)

求名 名 菩薩 是

漢譯：求名菩薩，汝身是也。（姚秦鳩摩羅什譯《法華經》，9/4b）

梵文助動詞 *bhū* 位於句末，翻譯為漢語時仍把它放在句末，構成“A, B是也”式係詞判斷句。

漢譯佛經中“是”字後置式判斷句之所以能夠大量使用，一者漢語有先例，為其提供了句式基礎，至少有古漢語“A, B是也”這種與梵文表面一致的綫性組合的基礎。二者梵文“是”字判斷句主要是用於強調，漢語中判斷句句末“是”的虛化主要表達肯定確認語氣，也是對判斷謂語的凸顯強調，這樣在語義語用上又存在一致性，那麼佛經中“是”字後置式判斷句大量使用就易為接受了。需要注意的是，梵漢語言在這個句式中的相似處，就在于係詞在句末，句中主語和謂語的位置卻是相反的，這也可以證明，漢譯佛經中的“A, B是”句的直接來源是漢語本身，而不是梵語。

佛經翻譯初期，雖然漢語具備了產生“是”字後置式判斷句的條件，並且有了零星用例，但畢竟使用不多，在口語中的影響不太大，佛經翻譯時可能主要是大量採用這種句式，在漢語已有判斷句式的基礎上，在判斷謂語後硬加一個“是”字。出現了這樣以古漢語典型的主謂相續式判斷句為基礎，就有了“A, B是”“A, B是也”“A者, B是”“A者, B是也”等幾種基本形式。而個別情況下以新興的係詞“是”字常式句為基礎，在判斷謂語後再加“是”，就形成了係詞疊加式判斷句，如：

(54) 弟子華者，即是舍利弗比丘是。（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經》，2/793c）

(55) 欲知爾時淨復淨王發道意者……則是今現蓮華首菩薩是。（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9/132c）

這種疊加式判斷句的出現正是漢語在語言接觸過程中受到影響的表現。

總而言之，本文認為中古漢語中的“是”字後置式判斷句源自漢語自身，其產生的基礎是上古漢語的“A，B是也”式判斷句。漢譯佛經中的“是”字後置式判斷句雖受到梵文原典的影響，但其深層根源仍是漢語。佛經的翻譯，對於這種句式的發展和流傳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它在佛經中的大量使用對這種句式在世俗文獻中的流傳起一定的助推作用。

〔注釋〕

- ①向德珍（2005）對張的觀點提出了異議，指出有些“是”字後置式判斷句並非出自佛口，並非追求某種獨特效果，如：其人報曰：“後身家產薄者，此薄是也；今身家產薄，隨王所錄。”（〔姚秦〕竺佛念譯《出曜經》卷12，《大正藏》卷4）不過需要指出的是，佛經中佛口之外的“是”字後置式判斷句實不多見。
- ②江藍生（2003）、龍國富（2005）都認為來自梵文中的強調式判斷句，贊同來自梵文原典的還有張美蘭（2003）、朱冠明（2005）、向德珍（2005）等。
- ③參見袁賓（1992：219）。
- ④呂叔湘《漢語語法分析問題》：“是字的基本作用是表示肯定：聯繫，判斷，強調，都無非是肯定，不過輕點兒重點兒罷了。”見《漢語語法論文集》（增訂本），商務印書館，1984，第544頁。
- ⑤參見唐鈺明《中古“是”字判斷句述要》，《中國語文》，1992年第5期。汪維輝《係詞“是”發展成熟的時代》，《中國語文》，1998年第2期。
- ⑥據我們粗略統計，《列女傳》有1例，《風俗通義》有2例，《搜神記》3例，《拾遺記》3例，《佛國記》1例，《宋書》2例，《洛陽伽藍記》1例，《高僧傳》2例，《齊民要術》5例，《周氏冥通記》1例，《真誥》稍多，有十餘例。

〔參考文獻〕

江藍生 2003《語言接觸與元明時期的特殊判斷句》，《語言學論叢》第二十八輯。

蔣忠新 1998《梵文〈妙法蓮華經〉寫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龍國富 2005《從梵漢對勘看中古漢譯佛經中的特殊判斷句》，“漢語史中的語言接觸”研討會會議論文，北京，2005年11月。

向德珍 2005《〈祖堂集〉判斷句研究》，上海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袁賓 1992《近代漢語概論》，上海教育出版社。

張華文 2000《試論東漢以降前置賓語“是”字判斷句》，《雲南師範大學學報》，第1期。

張美蘭 2003《〈祖堂集〉語法研究》，商務印書館。

朱冠明 2005《中古漢譯佛典語法專題研究》，北京大學博士後出站報告。

（解植永 四川大學中文系漢語言文字學專業 2004 級博士生 郵編 610064）